

總編輯：北平市黨部街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週刊編輯處

國語週刊

Gwoyeu Joukan

目錄	
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序	黎錦熙
明清學者對於方音研究的貢獻	羅常培

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序

黎錦熙

中國大辭典之編纂，動議於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，設委員會於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），皆教育部主之，而由所屬之國語統一籌備會辦理一切。迄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），始正式成立編纂處。除教育部之國語會其關係仍舊外，更有新加入之協助合作諸學術文化機關，因設董事會以綜理之。所以立此規者，蓋非寬籌經費，廣聯學府，詳定計畫，遠立期限，則其事難舉；即舉矣，而成書亦終不免於苟簡，將不如初之所期也。於何徵之？即此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而可徵也。

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之組織大綱，依全書工作之程序，分為蒐集、調查、整理、纂著、統計五部。預定以六年之力，專事蒐集與調查之工作。嗣以經費不足，調查工作緩緩，而併力於蒐集，并縮短蒐集期限為四年；從民十七着手迄於今茲，限滿矣，而蒐集工作亦幸能告一段落。然此蒐集工作之權衡輕重與緩急，與夫所以為蒐集之準備者，亦良不易；觀此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而可知也。

蒐集部分為兩組：第一組以

說文，華雅，各家音義，字書，韻書，俗語方言之書，及近出之中外各種字典辭書等為主；此等蒐集，蓋所謂「公等尋常」，因人成事者也。第二組則不然，直從專條作品中搜羅詞句，鉤稽成語，而不復有所因；組織大綱之說明云：

蒐集部第二組——隨唐宋以來（約在第八九世紀以後）用近代語寫成之文學作品，如詩，詞，散曲，戲劇，白話小說，歌謠，俗話，以及佛家及儒門之語錄，書札，至現代之語體書報等。（蒐集唐宋以來之材料，所以用語體文作品為主者，因文言乃古典文學，用語有來歷，其本原實多存唐以前，則其材料大都為第一組所包，除關於歷史，制度，社會風習，及後起之學術諸名詞外，無須重複蒐集也。而俗語大抵不列於雅故，「字典」一類之書向少採，故本組偏重之。）

他且不論，其中「白話小說」之蒐集工作，則非得此中國通俗小

說書目不能舉也。

五宋元明清且九百年，而白話小說又復方興未艾；而次第其先後，則應詞話，則陷於時代錯誤；不考其作者，則殊俗事，又將不明其地域關係；孫君之為此書目也，蓋自本處籌備時即與蒐集工作併力而兼營之。民十六（一九二九）本處第一次報告書云：

近代語文庫書目提要小說部——此係中國大辭典從近代語書籍中蒐集詞頭之先鋒的工作。原定建設此種近代語文庫（或稱爲「第五庫全書」），自唐宋兩門儒家各語錄，敦煌寫本中之「變文」，唐以後詩詞之近語體者，以及宋元話本，明清浮於現代之白話小說，金元以來之各種戲曲彈詞，古今方俗話語歌謠之類，概行蒐採（自行採購之外，并調查各圖書館及私家藏本，聯絡應用）。惟其書目，除語錄，詩，詞之外，概爲四庫所不收，著錄家所不備，故其書雖有採獲，未免散無友紀。用特先就所知見之「小說」「戲曲」兩類書條（「諸葛」書少，或附入戲曲類），編成書目提要，詳載版本，

略考時代，審其內容，評其價值，俾蒐採詞話時，知某種當先，某種可後；何代俗語，何地方言，均得略有依據。是亦本大辭典副產物之重要者。其時與孫君共事者，尚有馬陽卿君（慶），以其所經之孔德圖書館頗能具此「近代語文庫」之資格也。閱一年而初稿告成，民十九（一九三〇）第二次報告書云：

本年度已共蒐集長篇小說及短篇小說集計及千種（現代新著譯之作品不在內），略依四庫體目錄彙採各大藏書家目錄之體例，編成此書，以爲本處蒐集部第二組選調工作參考書之一。

雖然，可自用而未可出以問世也。蓋所知見者仍有限也。適國立北平圖書館爲本處合作機關之一；副館長袁守和君，將聘孫君專任館職，因與商定，仍繼續從事於此書之擴充，民二十（一九三一）第三次報告書云：

上年度成稿之近代小說書目提要（副產物），本年度改與國立北平圖書館合作，再加擴充修訂，現已告竣，鈔成三冊。

雖然，猶以爲未足也，即於是年炎暑之際，合派孫君赴日本大連

兩處，實事調查。按東京兩九一八事變起，孫君恐難將其業以歸。次年（一九三二），先赴日本東京及大連圖書館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六卷，出版後，本館即據以作再度之增修。書成後，彙編別出，俟之將來。定名爲「中國通俗小說書目」在本處第四次總報告書所列副產物六十二種中，此兩書者，實可謂近代語文庫之宏綱；破著錄界之天荒者矣。夫編中國大辭典，欲免於苟簡，則必廣搜材料於八世紀以前，尤必廣搜材料於八世紀以後。前者易而後者難。難在所涉之範

圍太寬，而詳查宜有定規，否則限不可追。從前手無難在搜羅材料，多爲向來，手無難在搜羅材料，則搜羅之準備工作，更不可不其煩瑣。而據其迂遠，孫君四年之方而此書，其在夫孫君不遺餘力所出之遺稿之一種清單而已。孫君所遺，將擇以爲備制之書。在目標事者，則將於此書徵文獻，爲版本之學者，則將於此中尋古義；或文學者，尤將於此中覓遺蹟。然而大辭典之辭詞，則表於罕而罕矣。爲表於罕計而竟能成此書，余故嘉孫君之勤勇而樂爲之序。黎錦熙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（一九三三）一月

明清學者對於方音研究的貢獻

——北京大學方音研究引論之一——

羅常培

(三)

以上所述，大體都拿「當代」的「活語言」作對象，此外也有從傳記雜書中鉤稽方音材料的。如顧炎武日知錄方音條：

五方之語，雖各不同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一鄉之音，亦君子之所不取也。故仲由之語，夫子病之；鳩吾之人，孟子所斥。而宋書謂：「高麗學業江南，楚言未變

，雅選風流，無聞焉爾。」又謂：「長沙王道，素無才能，言音甚楚，舉止施爲，多諸鄙陋。」世說言：「劉真長見王丞相，既出，入問見王公云何？答曰：未見他異，惟聞作吳語耳。」又言：「王大將軍年少時，舊有田舍名，語音亦楚。」又言：「支道林入東，見王子

猷兄弟還，人問見諸王如何？答曰：見一羣白項鳥，但聞啾啾嗚聲。」北史謂：「丹陽王劉劭，劉劭僕，香華夷夏，雖在公座，諸王每侮弄之。」夫以創業之君，中興之相，不免時人之議，而況於士大夫乎？北齊楊愔稱裴讓之曰：「河東士族，京官不少，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。」其所限可知矣。至於若輩作文尤忌俚俗，公羊多齊言，淮南多楚語，若易傳論語，何嘗有一字說？若乃講經授學，彌重文言；是以孫祥府顯會習周官，而音乖楚夏（原註：左思魏都賦蓋皆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），則學徒不至（原註：梁書儒林傳陸倕云）；李業與學問深博，而舊音不改，則為梁人所笑（原註：史本傳）；鄒下人士，音辭鄙陋，風操蚩拙，則顏之推不願以為兒師（原註：家訓）；是則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，蓋必自其聲音始也。

金史國語解序曰：「今文術書辭多奇誕，亦亦當於之方音也。」

荀子每言「案」，楚辭每言「羌」，皆方音。《文心雕龍》云：「張華論衡，謂士衡多楚，可謂衡之聲餘，失黃鐘之正響也。」（《日知錄集解卷二十九，頁二十四）

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，元時方言條：

古今韻會舉要謂：惟與肅同，惟與祝同，出與獨同，黠與解同，術與遂同，律與六同，率與縮同，弗與福同，

拂與復同，佛與伏同，屈與曲同，鬱與或同，欬與祖同，骨與毅同，窟與哭同，咄與篤同，突與毒同，臨與朴同，李與僕同，沒與目同，率與速同，忽與殺同；皆不合於古音，證之今音，亦多齟齬，殆元時方音也。輟耕錄云：「今中州之韻，入聲似平，又可去聲，所以獨稱等字，皆與魚虞相近。」（《十駕齋養新錄卷五，頁三十三）

李汝珍李氏音韻古今方音論：

或曰：江與不分，此固南音而然；然如齒字一音，古人或為居郎切者，何也？對曰：此母異相細，故有是切。歷觀古人讀書，類如此者，不能枚舉。然細推之，亦亦當時方音之異耳。敢問可得聞乎？對曰：以古音考之：即如讀皮為婆，宋役人韻也；讀邱為秋，齊嬰兒韻也；讀戶為甫，楚民間語也；讀裘為基，魯朱儒讀也；讀作為誼，蜀百姓辭也；讀口為苦，漢白渠語也。又家讀姑也，秦夫人之占；讀讀回也，魯聲伯之夢；讀讀斤也，晉滅魏之徵；瓜讀孤也，衛良夫之謀；彼其間世毀毀之間，多疑卜筮之頃，何暇屑屑尋疑，若後世吟詩者之限韻耶？其為當時方音之異可知矣。他如鄭康成禮記註云：齊人言般聲如衣。劉熙釋名云：竟莫言歌聲如何。賈公彥周禮疏云：齊人猶搖聲相近，孔穎達尚書疏云：其齊魯之間聲如姬。便明之中吳紀聞云：吳人謂米曰糞。郭忠恕佩觿云：河朔謂無曰

毛。都印三餘贅筆云：吳人謂須為蘇。《子詩文考異》云：建州謂口曰苦。嘉運燕語云：吳人以玉為虐。顏氏家訓云：南人以寢為寢，吳人呼結為結。蘇佑遺唐書云：吳人呼生為喪，呼行為杭。徐充媛妹由筆云：晉人呼風為分，謂胸為黨，謂弓為揮。劉放詩話云：閩人以高為歌，關中以青為妻，以蟲為塵，以中為蒸。此皆方言大略而言。（李氏音韻卷四，頁二十九）

李鄴切韻考方言條：

玉篇載五音聲論云：東方喉聲，西方舌聲，南方齒聲，北方唇聲，中央牙聲。今之吳越子紙聲不分；南康匡院反用；麻城以克為力；建昌勸總為一；江北部兜不分；齊秦率帥不分；山西分風反稱；廣中頭枕留樓元完不分；閩中尤韻。然古已有之；如推夫傳首鼠兩端，西光傳郭訓傳皆首鼠兩端，則今之吳語也；康或或牙即齒，景純注牙即齒互，孟堅規撫即規模。則漢晉時猶有牙如舌，無如母之聲；羅敷行言可共較不？不與敷叶，則不歸尤韻矣；紫玉歌雙叶風光，則已江陽合韻矣。方音不可不知，然不可為其所囿。日知錄方音一條曰：孫許府顯會習周官，而音乖楚夏（梁書）；李業與學問深博，而舊音不改，則為梁人所笑（北史）；鄒下人士，音辭鄙陋，風操蚩拙，則顏之推不願以為兒師（家訓）；夫音聲尚所不取，顧可施之切韻乎？（切韻考卷

一，頁六、七）

諸如此類，散見於各地方志及諸家筆記裏的，一定還不少，這雖然沒有實地調查的直接材料那末可貴，可是對於我們比較參證上，也很有用處。至於清人考證周秦古韻，大體是以「雅音」為據的。然而對於古韻不能強合的地方，也不能不認為方音使然。所以顧炎武說：

古詩中有一二與正音不合者；如箕子洪範以不與福為韻；孔子繫易，於屯於比於恆，則以禽與窮中容因勢為韻；於蒙於泰，則以實與顯與顯與為韻；此或出於方音之不同，今之讀者不得不改其音而合之。（音論卷中，頁八）

僕韻字與東同用者三篇，此章之陰，蕩音章之韻，雲漢二章之陰；易四見，屯比恆象傳之禽深，艮象傳之心；若此者，蓋出於方音耳。（詩本音卷四，頁十五下）

江永說：

字固有定音，而方音屬附帶，不無微異，古今皆然。（古韻標準平聲第一部中字下）

大抵古音今音之異，由唇吻有侈弇，聲音有轉紐，而其所以異者，水土風氣為之，習俗漸染為之。（古韻標準平聲第八部總論）

顧亭林云：孔子傳易亦不能改方音，一非其特證能為是音乎？（同上，例言）

文王以躬韻天，小戎以中韻騶，七月以沖韻陰，其詩皆西周及秦，豈非關中有此音乎？夫子傳易於屯於比於恆於艮以彰中終容因功韻禽象心，豈非魯地亦有此音乎？

要之此方音偶借，不可為常。一審定正音乃能辨別方音，別出方音便能審定正音。（同上，第一部總論）

張行學說：

顧江二家謂古韻兼用方音，錢氏謂古韻兼用雙聲轉音，皆知古韻有必不可強合者，其說固已十得八九矣。然必不合顧江錢三家之說，知古韻之所以不能強合者皆方音為之，方音之所以不能盡合者皆雙聲為之，然後古韻之條理可得而言也。（說文發疑卷一，頁二十八）。

胡垣說：

須當留心方音，知今世方音不能強同，即古人方音亦必不能盡一也。作詩者既非一方之人，用韻者自非一方之方音，節南山首章巖巖嶽嶽豈不雜東冬韻者，是詩人之方音，合於今韻草草成韻也。汲風中懷風南音心，則詩人之方言讀便單離成韻口而得與東韻合也。人雅仇方狗投，人民所職，考慎其相；商頌下民有嚴，不敢怠遑；亦詩人之方言讀便成韻口微強，而得與陽韻合也。龜斯說振，揚之水新中，固詩人方音合於真韻也。周頌履或，小雅同薪，大雅明君，小戎羈羈苑騰弓騰與人音，抑三章今改，九章人言行儕心，亦詩人方音讀真文元與陽庚齊蒸侵韻合也。高郵王氏經義述聞，以陰崇為韻，明長為韻，君順為韻，而不以君明為韻，則亦泥古而未能以今通古矣。今崇明讀庚類陽而不類真，湖北讀魂類元而不類真，婺源讀先類真而不類庚，金陵讀覃類陽而不類江陽；數百里內，今音多異矣，豈古人獨能一音哉？（古今中外音韻通例卷三，頁四、五）

他們的意見偏重在「別出方音便

能審定正音」，可是由現在看，假如材料夠我們下判斷，必須考出古代方音來，然後才能窺見周秦古音的真象；所以他們的觀點儘管跟我們不同，而啟發我們的地方實在不少。

就我上面所引的材料來看，可見前人對於方音研究，無論在古代的，或代近的，都算是有了「筭路盡樓」的貢獻。可惜因為工具的缺乏，方法的錯誤，眼光的短淺，材料的零散，始終沒有組成系統的科學；這並不是古今人識見相去之遠，不過是時代使然罷了。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從前人認為「不登大雅之堂」而我們現在必得另眼看待的東西——就是流行於民間的方音韻。這種韻流傳於各地的很多，然而搜集起來也頗不易。我所知道的，祇有：福州的成林八音，及正音通俗表；漳州十五音，泉州的聲音妙唇，汕頭的潮聲十五音，廣州於千字同音，連陽的拍掌知音，徐州一帶的十三韻，歙縣的古歌音集證，合肥的同聲韻學便覽，宣城音韻正說，湖北武昌五字音會集，江西清江一帶的辨字摘要，河北一帶的五方元音，山東一帶的十五音等十幾部，另外散在各處的一定還不少。這種書本來為一般平民就識字用的，牠們辨別聲韻固然不見得精確，大體總是以當地鄉音為準，這實在是我們調查方言最好的間接材料。我嘗以為，陸士言切韻序所謂「各靜韻集，夏秋之韻略，陽休之韻略，周思言音韻，李季節音韻，杜臺卿韻略等各有乖互」，恐怕就是這一類的東西。因為自漢末有了反切，韻書因之露出，當時因為政治的不統一，難免「各有土風，遞相非笑」。假使當時陸法言不理論定「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」，仍保存這些方音韻書的本來面目，那末六朝方音的窺見或許就不待我們重新發了。由此看來，我們對於現代的方音韻書實在不應輕視。（完）